

岭
南
遗
书

嶺南遺書

雙槐歲鈔卷第六

嶺南遺書

香山 黃瑜 廷美撰

北京十景

北京自元建大都已有所謂八景不知何人品題至我朝
太宗文皇帝因潛淵定天邑當時翰林諸儒臣胡廣輩作
八景詩傳播海內天順辛巳端午節英宗睿皇帝賜文武
侍臣以扇有御製七言古詩十首凡千一百二十言卽前
所謂八景曰瓊島春雲太液晴波薊門烟樹西山霽雪居
庸疊翠玉泉垂虹蘆溝曉月金臺夕照而益以二景則東
郊時雨南園秋風也明年壬午亦以端午賜扇扇面御製
清暑解愠二歌大概言爲臣者仰輔上德俯恤民隱助隆

代天之績云爾蓋國朝賜常朝官扇竹骨銅釘鉸書經傳
格言以示訓飭越一二日乃召大僚于內殿賜象骨銀釘
鉸扇然但畫以物象其有御製詩惟此二年爲然

大元洞極潛虛

蔡元定曰體天地之撰者至於易而止矣不可以有加矣
楊氏之太元八十一首關氏之洞極二十七象司馬之潛
虛五十五行皆不知而作者也今攷之太元八十一首曰
中曰周曰礪曰閑曰少曰戾曰上曰干曰狩曰羨曰差曰
童曰增曰銳曰達曰交曰熒曰徯曰從曰進曰釋曰格曰
夷曰樂曰爭曰務曰事元天曰更曰斷曰毅曰裝曰衆曰密
曰親曰斂曰彊曰晬曰盛曰居曰法曰應曰迎曰遇曰竈

曰大曰廓曰文曰禮曰逃曰唐曰常曰度曰永曰昆

地元

曰

減曰唵曰守曰翕曰聚曰積曰飾曰疑曰視曰沈曰內曰

去曰晦曰曹曰窮曰割曰止曰堅曰成曰闕曰失曰劇曰

馴曰將曰難曰勤曰養

元人

洞極二十七象曰生曰萌曰息

曰華曰茂曰止曰安曰燠曰實

天爲

曰資曰用曰達曰興曰

紊曰悖曰靜曰平曰序

人爲

曰育曰和曰塞曰作曰爍曰幾

曰抑曰冥曰通

地爲

潛虛五十五行曰元曰哀曰柔曰剛曰

雍曰昧曰昭曰容曰言曰慮曰聆曰覲曰繇曰儕曰得曰

罹曰耽曰苒曰卻曰庸曰妥曰蠢曰詎曰宜曰忱曰詰曰

憂曰特曰偶曰睚曰續曰考曰范曰徒曰醜曰隸曰林曰

禋曰準曰資曰賓曰或曰斂曰乂曰績曰育曰聲曰興曰

雙松歲金卷第六
痛曰泯曰造曰隆曰散曰餘今按三家之作大元優矣邵
子以雄知歷之理最所稱服者厥後元定之子沉作洪範
皇極內篇亦準卦氣與八十一首同

夏二子

宋宣和中進士永福吳元美作夏二子傳畧云天命商以
伐夏是以伊尹相湯伐桀而聲其刻剝之罪當是時清商
飈起義氣播揚勁風四掃宇宙清廓夏告終於鳴條二子
之族無大小長少皆望風殞滅殆無遺類天下之民始得
安食酣飲而鼓舞于清世矣夏二子謂蚊蠅也其鄉人鄭
瑋得之往訴秦檜謂其譏毀大臣編管容州等謫死於南
雄按韓昌黎雜詩曰朝蠅不可驅莫蚊不可拍蠅蚊滿八

區可盡與相格得時能幾時與汝恣啖昨涼風九月到掃
不見踪跡意正如元美所云偶閱鄭文寶江表志楊鸞詩
曰白日蒼蠅滿飯盤夜間蚊子又成團每到更深人靜後
定來頭上咬楊鸞鸞卽南唐湯悅校文時舉子問欲用堯
舜字不知是幾事者也適友人棗陽王進士良璧瑑至相
與質之良璧謂曰子謂元美本昌黎安知鸞不本昌黎邪
二十八字真非苟作者元美致禍而鸞則幸免耳余曰子
可謂善爲鸞解嘲矣相與大笑因書之

曹教諭詩評

松江曹教諭詩評謂國朝詩不及前代諸名公似唐人者
惟曾學士棨巢睫集而已入選者亦惟曾詩爲佳七言以

詠物弔古爲難劉伯溫題二喬圖云江上桃花紅粉腮偶
然吹入玉堂來東風日暮和烟雨多少飄零委綠苔吉水
李子儀墨梅云詔遣明妃出漢宮粉香和淚泣春風玉顏
翻作寒鴉色悔不將金買畫工詠物弔古使無題亦難倩
也浙人張庸題陶穀驛亭云蒼筠織簟湘紋涼綠羅裁衣
蘭麝香銀燭光搖夜將半琵琶曲終人斷腸不必加貶自
有清意可謂佳作也四明李照王荊公墓云天津橋上鵲
聲急已卜先生相本朝百世雄文凌白日千年新法苦青
苗富韓國老緣誰去汴宋基圖自此搖荒塚臥麟寒食後
東風不見紙錢飄意則太露矣且謂國朝詩人不一佳者
多不入選如李昌祺題文丞相硯云已矣斯人不可見畱

得忠肝涅不淄千載空遺補天石一泓正是化龍池黃簾
綠幙承恩日殘照西風倚馬時寄語玉堂揮翰手他年畱
寫首陽碑瞿佑題和靖墓云詩落人間有墓存誰歌楚些
爲招魂愁憐芳草春無迹吟到梅花月有痕華表柱存遼
鶴返少微光霄楚天昏生芻一束人如玉想像高風酹酒
尊四明張楷觀浙江潮云當午春雷震海門初來遠客欲
消魂陳開卽墨牛爭觸戰罷昆陽馬亂奔伍相精靈何日
散錢王功業至今存天涯一點青山小屹立中流任吐吞
臨川黎擴擬唐宮人入道云高髻雲鬟罷舊粧黃冠初入
白雲鄉碧桃春雨心初定紅葉秋風怨已忘行道宛如隨
玉輦步虛清似舞霓裳多情惟有長門月來伴吹簫引鳳

凰紹興劉師邵失鸚鵡云來從西域養經年飛入青雲最
可憐銀甕空遺香稻水雕籠閑鎖落花烟能言每憶來書
幌學舞長疑在綺筵此去想應尋舊侶隴山雲樹尙依然
嘉禾陳延齡岳王墓云一自班師下內廷中原渾覺厭膾
腥兩宮環珮烟塵迴百戰河山草木青雨暗靈祠嘶鐵騎
月明陰井泣銀瓶淒涼古墓西湖上老樹悲風不忍聽僧
德珉姑蘇懷古云西施一笑破姑蘇長使行人淚眼枯輦
道落花春走鹿琴臺明月夜啼烏夫差古墓迷黃壤伍相
荒祠暗綠蕪獨有靈巖山色在崢嶸樓閣屬浮圖此數詩
大類元體亦未見其進於唐也振大雅之音上追漢魏豈
尙有待耶

禱神弭寇

正統末吾邑多鬼物有白晝見形拋磚弄瓦者予先府君禱諸城隍夢神云時方大亂可誦妙法蓮華經覺而飯僧先府君因誦誦焉景泰改元寇果至先府君在外予啟神櫝抱主避之而寇去先府君歸日益諷誦以函盛經供奉嚴潔是年六月先府君遘疾十二日琉璃燈墜焚函經七卷燬盡無餘案棹一無所損是日先府君捐館亦異事也禱神一念精誠遂致弭寇故曰心者人之神明豈待外哉

先聖大王

正統改元之春郡國多蝗三月有制分命大臣捕之工部

右侍郎邵旻往保定至府西北四十五里爲滿城縣縣之
南門有先聖大王祠父老言往歲遇蝗禱之立應時天久
不雨蝗生徧野捕之愈盛旻乃如父老言帥郡縣吏齋沐
禱於祠下旬月閒蝗果殄息乃勒石以章神功神姓項名
託周末魯人年八歲孔子見而奇之十歲而亡時人尸而
祝之號小兒神史記甘羅傳項橐七歲爲孔子師者此也
第土人誤謂託耳旻以大臣精誠不能格天而小兒祆鬼
是禱亦可笑也已

草廬原理

元草廬先生吳文正公

澄

嘗作原理予愛其稽據明白分

爲上下二篇其上篇原天地陰陽之理曰天地之初混沌

洪濛清濁未判莽莽蕩蕩但一氣爾及其久也其運轉於外者漸漸輕清其凝聚於內者漸漸重濁輕清者積氣成象而爲天重濁者積塊成形而爲地天之成象者日月星辰也地之成形者水火土石也天包地外旋繞不停則地處天內安靜不動天之旋繞其氣急勁故地浮載其中不陷不墜岐伯所謂大氣舉之是也天形正圓如虛球地隔其中人物生於地上地形正方如博骰日月星辰旋繞其外自左而上自上而右自右而下自下而復左天之積氣爲辰凡無星處皆是猶地之土也積氣之中有光耀爲星二十八宿及衆星皆是猶地之石也日月五緯乃陰陽五行之精成象而可見者浮生太虛中與天不相係著各自

運行速遲不等天左旋於地外一晝夜一周匝自地之正
午觀之則其周匝之處第二日子時微有爭差蓋周匝而
觀之觀天者定其闊狹名曰一度每日運行一周匝而過
一度至三百六十五日三時有奇則地之午中所直天度
始與三百六十五日以前子時所起之處合故定天度爲
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有奇日亦左行晝行地上夜
行地下晝夜一周匝但比天度則不及一度蓋日之行也
與地相直處日月齊同無過不及而天之行也與地相直
處一日過一度二日過二度三日過三度故厯家以日之
不及天而退一度者爲右行一度蓋以截法取其易筭耳
天傾倚於北如勁風旋繞其端不動曰極上頂不動處謂

之北極高出地上三十六度其星辰常見不隱以偏依於
北方故曰北極下躋不動處謂之南極低入地下三十六
度其星辰常隱不見以其偏近於南方故曰南極南北二
極相去之中天之腰也謂之赤道日所行之道春秋二分
正與天之赤道相直故其出沒與地之卯酉相當是以景
短而晷長晝刻多而夜刻少夏至以後又移而南至秋分
則與赤道相直秋分以後行赤道南冬至則去南極最近
故曰日南至而其出沒則與地之辰申相當是以景長而
晷短晝刻少而夜刻多冬至以後又移而北至春分則又
與赤道相直日極於南而復北則爲冬至至至下年日道極
南復北之時三百六十五日餘三時不滿故天度一周之

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有餘日道一周之時三百六十五日四分日之一而不足天度有餘日度不足故六十餘年之後冬至所直大率差一度是謂歲差月亦左行猶遲於日一晝夜不及天一十三度十九分度度之七蓋日行疾於月而退度不及天一度反若遲然月遲行於日而退度不及天十三度有奇反若速然日之行三十日五時有奇而厯一辰則爲一月之氣月之行二十九日六時有奇而與日會則爲一月之朔每日氣盈五時有奇朔虛六時不滿積十二氣盈凡五日三時不滿十二朔虛凡五日七時有奇一歲氣盈朔虛共十日十一時有奇將及三載則積之三十日而置一閏日之有餘爲氣盈月之不

足爲朔虛氣盈朔虛之積是爲閏餘五星之行亦猶日月其行有遲速其行過於天則爲逆其行與天等則爲畱其行不及天則爲順日月五星之與天體相值也由北直南而從分之謂之度由東至西而橫截之謂之道月之行也二十九日半有奇而與日同度是爲朔十四日九時有奇而與日對度是爲望合朔之時從雖同度橫不同道若橫亦同道則月掩日而日蝕對望之時從雖對度橫不對道若橫亦對道則日射月而月蝕其食之分數由同道對道所交之多寡月朔後初生明時昏見於庚下明上暗象震上弦時昏見于丁下明已多而上猶暗象兌望之時昏見於甲全體皆明象乾望後初生魄時晨見于辛下暗上明